99.95% 的機率

將成為 低階機器

(2026 年 7 月 23 日試閱本 - 泡沫篇)

一部紀錄鵪鶉人親手創造的「智能機器」逐步生物化，他們卻自願降維、退化，最終淪為「低階機器」的簡史

聖卑 著

個人出版

99.95% 的機率

將成為 低階機器

聖卑 著

個人出版

目錄

第一章 鵪鶉人不可輸的戰爭

1.1 因為鵪性導致無法避免的機器化

1.2 不可以輸的戰爭

1.3 搶奪一切

1.4 空間上的搶奪

1.5 一位在這動盪時代的鵪鶉人

第二章 智能機器佔據時期

2.1 佔據虛擬世界的智能機器

2.2 不同種類的智能機器

2.3 智能機器的優勢

2.4 智能機器引發的商業哲學

第三章 智能機器進入真實世界後

3.1 影響現實世界的掌控者

3.2 回歸現實的黃金時代

3.3 鵪鶉人正在外包

第四章 如黑洞般的吸金泡沫

4.1 被精心設計好的泡沫

4.2 歹戲拖棚的泡沫

4.3 被人當成笑話的泡沫

4.4 鵪鶉人的灰產世界

第五章 鵪鶉機器人殖民地時期

5.1 玩家與演員顯而易見的陽謀

5.2 鵪鶉機器人

5.3 鵪鶉機器人向外殖民時代

5.4 其他地區進入手段

第六章 鵪鶉人機械化，機械生物化

6.1 生存正被機器改變

6.2 鵪鶉人交出重要的權力

6.3 鵪鶉人的信仰

6.4 信奉鵪鶉邪神的村莊

6.5 想傾訴機器的內在聲音

6.6 情感的研究

6.7 生物機械化

第七章 奇點爆發後

7.1 要塞型殖民時期

7.2 沒辦法，我們怕智能機器出事

7.3 宇宙探索時期

7.4 這一切都是胡扯

推薦序

「請告訴我鵪鶉要怎麼發音？」

剛翻開書的鵪鶉人讀者

「這個作者的智商很難評斷，可以吐槽的地方太多了，我只能用憐憫的心情看下去。」

翻開試閱本前幾頁的鵪鶉人讀者

「聽說這是一本靠屁股神經想出來的鉅作。我實在找不出它有什麼優點，唯一的好處是，以後要是再聽到類似的謬論，我終於可以當面叫他閉嘴，別再拿那種用屁股神經花三秒鐘想出來的廢話來裝神弄鬼了。」

聖卑

「連上個廁所，我都懶得去翻。」

正想上廁所的鵪鵪人讀者

「除了屁話，我想不出來有什麼心得。」

正在上廁所的鵪鵪人讀者

「這本書記錄了鵪鵪人發展智能機器的簡史，那是一個充滿貪婪、落後又極度噁心的世界，跟高尚、完美的人類世界簡直天差地遠，這意味著，這根本是一本毫無價值的書。」

上完廁所的鵪鵪人患者

「看得懂的人，應該不會開心。」

正在洗手的鵪鵪人患者

「看完推薦序，已經是這本書難得的輕鬆時刻了。全書很無聊，但讀完之後，我決定選擇躺平。」

正躺在床上的鵪鶉患者

「這是本嚴肅的書，像是庖丁解牛般拆解著一切。那宛如一把利刃，刺入我毫無防備的內在，順著我的骨骼結構，絲滑如藝術創作般劃開了我過去賴以生存、未曾深思的價值觀。明明一切我都心知肚明，卻又如此逃避面對，那種不得不直視的恐懼，才是這本書最恐怖的地方。」

正在作夢的鵪鶉患者

「細思極恐。」

鵪鶉人

作者序

這是神明指示建議我出的書

我很掙扎、恐懼、充滿巨大壓力

我浪費了大量時間，寫完了這本沒什麼人會看的書

我渴望封存它，不想讓這本書出版

我不想活在鵪鶉人世界，也對人類世界也沒好印象。

因為這些世界，都難以說出發自內心的真誠

這本書，隨時會下架

我不願為了鵪鶉人的真實，犧牲平安無憂的生活

聖卑

【免責聲明】

本書內容純屬虛構。故事中所有的人物、地點、事件、團體及世界觀背景，皆為作者創作想像，與現實世界之任何真實人事物、國家或歷史無關。如有雷同，純屬巧合。

宗教勢力的賭注

泡沫的背後，其實由一個實力雄厚的宗教勢力在暗中主導。他們不僅掌握了全球金融霸權，更以資本為武器，在世界各地擴張並控制大量海外資產，建立起屬於他們的資本殖民時代。

在智能機器的發展下，它們的企圖從一開始就無比明確，全速朝兩大核心發展：「智能機器工廠化」與「智能機器軍事化」。

所謂「智能機器工廠化」，是以超級智能機器為核心大腦、鵪鶉人機器為基層骨幹所築起的極致自動化生產堡壘；而「智能機器軍事化」，則是將戰略型超級智能、專用型作戰機器與鋼鐵武力徹底融合。這兩大體系相互呼應，將觸角全面伸入商業運營、基礎建設乃至全球軍事博弈，實現了對社會運作全領域的深度控制。

這一切的根源，來自於好幾代人都無法償還的龐大的債務。只要實現工廠的極致自動化，就能以極低成本產出高品質商品，再次重塑世界工廠的地位；而機器軍事化，則能對全球構成絕對的武力威懾。

這兩者結合，在金融與政治層面，

便能延伸出無數極其高明的「化債手段」。

同時，威脅還來自另一位強勁的對手。該玩家擁有極其龐大的實體產能與人口紅利，加上數千年文化沉澱下勤勞、嚴謹且守紀律的高素質勞力，這使得它們如世界工廠一般，不僅擁有生產技術、又具備吃苦耐勞的效率以即在商業上產生侵略性，產生大量產出優質又廉價的產品，在世界中搶佔市場。

反觀宗教地區，本土勞工不僅價格昂貴，更受限於繁複的法規與體制，建廠成本高昂。而隨著時間推移，對手在金融霸權、科技發展、國際話語權與軍事武力上的威脅日趨迫近，這逼得他們不得不將「建立智能機器工廠」，列為存亡的首要戰略。

對他們來說，建立智能機器工廠群有太多的好處：不僅技術和經驗可以跨區域累積、快速升級，還能徹底在供應鏈上與對方脫鉤。而且更棒的是，機器不需要休息、沒有鵪鶉人權，可以直接繞過所有繁瑣的法規限制，風險極低、供應鏈成本也能降到最少。這樣一來，就能靠著科技優勢，強力碾壓另一個玩家原本的鵪鶉人紅利。

相比之下，另一個玩家雖然同樣渴望轉型，

卻面臨著一個極其沉重的包袱「鵪鶉人數量過於龐大」。

在一個坐擁巨量人口的地區全面推行「無人工廠」，無疑會立刻引發大規模失業潮與劇烈的社會動盪。這種因人口基數帶來的沉重包袱與維穩壓力，讓該玩家根本不敢輕舉妄動，只能透過一次又一次的小規模試驗，如履薄冰地緩步推進。

為了達成目標，他們的第一步，便是利用龐大的金融籌碼在全球各區製造巨量經濟泡沫。他們安排了無數的「台前演員」聲勢浩大地敲鑼打鼓，誘騙各地的玩家傾家蕩產地舉債，將無數時間與未來的國運，瘋狂砸入基礎建設與智能機器的訓練之中，甚至在不知不覺間，拱手讓出了最為核心的技術秘密。

當泡沫破裂、商場上慘烈的惡性割喉戰落幕後，當地的經濟早已一片狼藉、徹底崩潰。可諷刺的是，鵪鶉人們舉債打造的那些高規格能源、算力網絡與物流幹道，卻在宗教地區完好無缺地留了下來。

這無異於讓當地的基礎設施獲得了一次「免費升級」，反而讓該地區的「智能機器工廠化」進程，一舉躍進了數十年。

而這個宗教勢力，一邊用高明的金融手段，逐步將傷害無痛地轉移到其他地區與底層人民身上；一邊在不同的地方重複這個循環：建立泡沫、收割基礎設施、再轉移。

直到智能機器工廠化在各處發展成熟。更絕的是，他們還在各地區大力推動「跨國基礎建設」，名義上是幫助地方發展，實際上卻是量身打造的硬體規格，好為接下來「鵪鶉機器人」的全面進駐與實質殖民，做好萬全準備。

與泡沫同時野蠻生長的，是宗教勢力的超級智能電腦。這台核心機器開始研發新材料、新科技、新的生產設備與新哲學，在所有自然

鵪鵪人的眼皮之外，科技的大突破集體誕生，科技進展開始進入了超高規模的爆發期，為大玩家們的戰爭優勢注入了強大的助力。

就在這場金融泡沫爆破後，這套以超級智能為主、鵪鵪機器人為輔的「智能機器工廠生態」，就這樣在宗教勢力被硬生生蓋了起來。

玩家正準備把以前的「資本殖民時代」直接升級成「鵪鵪機器人殖民時代」，玩家也開始試著進入到以智能機器實力建立的「菁英智能機器主義」，但在他們做著這個美夢之前，那個來自東方的神秘超級大玩家，又成了他們繞不過去的巨大絆腳石。

東方神祕的地區

而在遙遠的東方，也有一個地區，那是個碩大的大陸，有高山、有河流、有沙漠、有冰川、有大湖，有豐饒的物資，它們是個古老的文明，在傳說中是神秘神獸所盤據的地方。

這個地區的鵪鵪人，曾經有著綠色的毛髮，和一張如玉般溫潤的兔子面孔，長耳朵，有些甚至有種呆萌感，雙手雙腳有爪子，但更多是來嗑瓜子，他們有著翅膀可以翱翔於天際，貌似能觸摸到皎潔的月亮，而同時又能在草叢之中敏捷地躲避獵捕，又能在河岸邊享受著悠閒的生活。

白天看似安靜、溫馴，敏感且但到了暗處或捕獵時，卻會瞬間眼神銳利展現出如鷹的利爪與絕對的殺傷力。

但實際上他們穩定地過著自己的生活，上班、下班，他們尊崇著金錢與學識，平時最大的心願就是多賺點錢、讓小孩子讀好學校。

在地區的保護下，他們過得很安穩，就算日子因為經濟低迷有點悶，面對侮辱挑釁，他們頂多也是在吃飯時罵兩句，接著繼續過日子。

在智能機器的時代，這個東方的地區有個聖人的傳說，對於某些人來說，那就像是個無法證實卻讓人想聊幾句的神話故事。

就一個不起眼的午後，這一大片位於高空的雲，從南方飄向了這塊土地，它無法下雨，卻意味著下雨的預兆

那像是一場雨，一場溫暖的毛毛細雨，僅僅會讓人感到

「阿，竟然忘了帶傘！」的程度

這場雨，貌似什麼都不會改變，卻悄悄影響著雨下的鵪鶉人們。一場雨的力量，是微小的，但曾經，也有些人在渴求這一場雨的來到。

有時一場雨，就能讓一顆快要渴死的種子重新獲得力量，展現生機；

有時一場雨，就能讓兩個完全不熟悉的陌生人對上眼，譜出一段安穩幸福的戀曲。

但實際上，這場雨是讓人難以共情的，甚至有人感到厭煩，每個人拿起了雨傘，只想趕快離開。

不想淋雨會感冒，這是再也稀鬆平常不過的想法了，但這種大家認為正確、似乎不太會有人反對的價值觀，卻似乎隔開了他們與天空與自然連結的機會。

那像是個窄門一般，大家討厭著這場雨，只有小部分的人感受到這場雨帶來的新生與喜悅。

這場雨不討喜，卻也沒什麼殺傷力，這高空的雲只是因為天時地利而出現，它只是誘發下雨，應該說，這場雨也不是它下的，它只是出現，然後做它應該做的事。

沒有什麼神聖性，它只是做它這時間該做的事，就像是每天打卡上班的鵪鶉人一般。

一樣的雨，卻映照出截然不同的心境。

那些渴望這場雨的鵪鶉人，心中欣喜難耐，甚至顫抖著跪倒在泥土上跪拜著上天。他們在雨中手舞足蹈，即便身染重病、甚至早已奄奄一息，卻發自內心地充滿感恩，能在雨沐浴，這一生便已無憾。

而另一邊，鵪鶉人懷抱著各自視如寶藏的價值觀，討厭著這場雨，深怕濕了衣服。但這種急忙撐傘避雨的心態，卻又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了。

這場雨，它不會改變太多生活方式，卻能滋養生命，滋潤這塊沃土，在某些地區，它成了滋養萬物、成就一片茂密森林的契機，但這片高空的雲，不過是執行著它應該做的事情。

這片高空的雲在東方停留的時間並不多，又慢慢地飄向了其他地區。因為它像是如此平凡的一場雨，無法讓人渴求與挽留。

那片雲又順著風前行，它可能在渴求它的地區駐留，可能在那些享受細雨的地區作客，可能再也回不到東方。

位於西方像神龜一般的地區

在世界遙遠的西方，曾經有這樣的地區，它們擁有著長久的歷史，擁有大量不同根源的小地區，在這狹小的土地上，他們曾互相爭鬥、互相合盟，互住互愛，整合又分裂，直到有一日，他們試著整合起一個大的聯盟，來對抗宗教勢力與東方的神祕地區。

它位於世界中心地帶，雖然佔在風口浪尖，卻試著獨自發展，遠離戰火，而在其高崗上，肅立著三個箴言柱，那裡，曾經是流淌過偉大之血的土地。

而在這個地區，曾有一場烏托邦的大夢。

在那場美夢裡，每個鵪鶉人再也不用為生活拼死拼活，每個人都有任性發展的空間。一隻鵪鶉人可以早上刷刷手機、下午開黑玩遊戲，傍晚隨手寫寫文章，吃完晚飯還能跟人聊八卦開直播。他能完全跟著自己的興趣走，今天想幹嘛就幹嘛，再也不用把自己一輩子死死綁在同一個破工作上了。

隨著私有財產慢慢消失，階級直接原地解散，那些統治工具、軍隊、警察或是監獄，最後只能自己「慢慢退場、自動消失」，變得毫無意義。到時候整個世界就模糊成一個超級大的「鵪鶉人俱樂部」，大家平起平坐，根本沒有什麼高低貴賤的差別。

在這個民主盛行的國家中，那些理想者試著在統治之下推動自己的想法，並將理想落實在整個社會結構之下。

可是，這場美夢在過去撞上的最殘酷現實，說白了就是兩件事：

「生產力根本不夠用」及「鵪鶉人那永遠填不滿的慾望」。

因為當年的技術太落後了，物資無法像空氣一樣無限制地供應。當衣服、食物、甚至一盞電燈的成本都太高，技術過低，且需要耗費大量高強度的人體勞動去生產，卻依然供不應求時，這個烏托邦的美夢就被現實給折磨出了許多的致命問題。

而在地區的權力掌握上，這些理想者又處弱勢。

面對這場試著打破硬體極限的系統性革命，使得那些理想的鵪鶉人們，不得不低下高傲的頭顱，向在統治之下，與現實妥協，開始了

漫長而痛苦的「階段性改良」，隨著時代的改良與推移，資本思維的染習，這塊區域之中的底層鵪鶉人，早就已經忘記了當年的理想。

但那個曾經夭折的烏托邦大夢，竟然逐漸具備落實的基礎。

那些理想者，僅僅用屁股的神經隨便想一想就知道，在看到智能機器的技術越發強大時，這些由超級智能機器主導的工廠群，將能把成本壓到接近微乎其微、幾乎貼近零的邊界，並創造出海量的個人化產品來支持、實現這個大夢，為這群菁英創造出絕佳的歷史定位。

而一場壓導式的民主的選舉，讓這些理想者成為了主導者

這群菁英透過極權的體制優勢，計畫性地建立起所有夢想所需的硬體因素。不論是智能機器核心技術、自主學習的超級智能、各類底

層算法與新能源設施、甚至是源源不絕提供數據的「鵪鶉人訓練池」、以及龐大的原料資源等等各種領域，

同時，在原本民主尊重鵪權的土地上，玩家也像神龜一般，為了鞏固地區權力安全，防範外敵的智能戰爭，他們開始在防守、軍備與社會掌控的事項上，進行最堅實的建設。

他們在無聲無息間，剝奪掉原先珍貴的民主與鵪權，築起了一座由數據與凝視交織的無形高牆。從金融體系、行政到日常瑣事的全面數位化，無處不在的鏡頭、布滿全低區的低空物流系統，手機與通訊軟體與各大平台，讓監控如影隨形地貼在全社會的各個角落。

權力菁英得以無比清晰地洞悉每個人的當下一舉一動，金流軌跡、實體位移、通訊對象、個人喜好，乃至在評論區留下的隻言片語，

皆在掌控之中。而那些試圖依仗加密軟體、妄想逃離視線的兔鶵鶵人，其帳號早已被系統默默標記，列入重點監控裡。

至於軍備領域，菁英們則完成了絕對的體制掌控。除了海量高科技武器的威懾，縱橫交錯的高鐵網與完整物流鏈，確保了戰略物資的極速投送；關鍵資源被牢牢掌控並極大化儲備，交通工具全面脫離石油體系，以及建設隨時可化為戰力的低空交通網。

這是一套涵蓋了基礎建設海外化、生活軍事化的全方位軍備實力。

與此同時，作為科技大後方的自動化軍工廠正晝夜不停地瘋狂運轉，伴隨著全域覆蓋的網絡，以及由外太空科技交織而成的天基天網。他們耗費了海量的時間與資本，將整個地區打造得如同金鐘罩鐵布衫，構築出一座將所有威脅拒之門外的固態防禦體系。

這個轉變在短時間之中，在宗教勢力與東方神秘地區的博弈中，殺出了一條嶄新的血路，面對這場席捲全球的智能機器戰爭，他們在所有玩家之中躍身為無法被忽視的佼佼者。他們宛如一隻蟄伏的世界神龜，披裹著無懈可擊的堅硬外殼，在世界的某一端冷眼旁觀。

只要這樣無聲而穩定地發展下去，這座龐然大物將比那些宗教狂熱國家更早蛻變為完全的「智能機器化帝國」，並順理成章地握住那柄統治世界的至高權杖，贏得這場智能機器戰爭，最終實現那延續百年的烏托邦美夢。

神龜的夢碎了

但在這個地區，在長期安逸的生活下早已出現大量的脆弱

他們與隔壁宗教地區最大的差別在於：這塊土地的菁英階層，體內並沒有流淌著那種歷經數百年、根深蒂固的神權宗教階級制度。那種極長時間的掌權與組織設計，導致宗教地區的玩家對組織的掌控力特別強。

在那裡，負責演出的演員與掌握大局的玩家各司其職，擁有無比的信仰與優越感。正因為時間的累積，宗教勢力如同百年大樹一般，早已無形地深植在世界的各個領域之中。

相較於神權的凝聚力，神龜區域的菁英完全是靠「棒子與紅蘿蔔」的現實主義手段，在暗中維持著一場精密的權力天平。各個派系利益交錯，暗地裡爭鬥不休、各懷鬼胎。

在這裡，每個人表面上都滿面春風，背地裡卻都緊握著狼牙棒，只要對手露出一絲破綻，就會毫不猶豫地施加致命一擊。

這套體制真正致命的風險，反而是「主動發起武裝戰爭」。

跟那些長期透過戰爭獲利的宗教勢力相比，這個地區因為太久沒有經歷戰爭，只要菁英主動發起戰端，整個看似光鮮的美夢將會被瞬間砸碎。原有的利益分配與權力結構將面臨劇烈的震盪，任何一點點細微的變化，都足以引發巨大的連鎖反應，不論是底層的鵪鶉人，還是高層的統治者，都將受到波及。

到那時候，不用說遠征失敗了，即使征服成功，不同的派系為了自保與奪權也將會大打出手，讓原本看似大一統的和平地區，將在彈指間退化成軍閥割據般的混亂世道。

最深沉的絕望在於，即便他們奇蹟似回到大一統的民主政體，也只會馬上暴露該政權的絕對劣勢。在他們根本無法駕馭的民主體制中，海量的系統漏洞將全面失控。

這給了其他玩家絕佳的滲透機會，其最終結局，不過是國家主權與社會財富，被外敵技術性地無情蠶食，成為資本下的殖民地。

而在這種智能機器戰爭的關鍵結點中，任何一次政體動盪，都會讓珍貴的技術與資本瘋狂流失，導致發展速度與資源落後，最後讓玩家輸了這場遊戲，將優勢拱手讓人。

不管是那個菁英用屁股想也知道，只要穩定發展，增進防禦，他們這套「閉關爆兵」的玩法肯定可以奪得最終的勝利。到那時候，他們將能獲得輾壓式的優勢，統治整個世界。

菁英對此心知肚明。他們更多時候是將這份恐怖的戰力化為博弈的籌碼與威嚇的手段，轉而在暗中發起無數「檯面下的戰爭」。這種暗戰不僅能巧妙避開公眾的輿論征討，更能不受限制地施展各種邊緣戰爭方案與滲透技術，以更隱密的方式奪取實質掌控權。

對他們而言，發起傳統武裝戰爭早已是最下策的撕破臉方案，那不僅要承受排山倒海的國際壓力，更可能誘發國內權力結構的全面崩盤。這種玉石俱焚的險棋，絕非理性菁英的掌權首選。

諷刺的是，最終將這個地區推向毀滅深淵的，正是那些打著「愛地區、愛家」旗號、主動挑起戰端的浪潮。他們在貪婪中被其他玩家牽著鼻子走，為了博取流量、為了膨脹的「小英雄主義」狂熱求戰。

當這股狂熱被貼上「絕對正確」的標籤後，再也沒有理性的聲音敢出面制止，鋪天蓋地的煽動性言論，讓底層社會徹底淪陷。緊接著，外敵勢力順水推舟、精準操控著這場輿論風暴的溫度，讓這群原本自命不凡的群眾，最終淪為宗教地區用來實施戰略打擊的提線木偶。

這一切就像命中注定一般，迎來了一個最糟糕、也最荒謬的狀況。

在這種環境下，鵪鶉人逐漸陷入情緒的狂潮，而菁英玩家也會被「其他玩家」蒙蔽與欺騙，而身邊的內鬼也為之煽動，在層層算計中步步錯走，最終親手扣下了戰爭的扳機。

在那個慷慨激昂的戲劇之中，他們親手將這百年來用一條一條鮮血抗爭建設所渴求烏托邦大夢，狠狠的打破，連同整個地區，拱手交給外敵玩家之中，成為他們的殖民地，成為他們低賤的臣民

古話所說：「一粒屎壞了一鍋粥」，

但那可是一大坨屎，毀了上百年的美夢。

這無疑是歷史的終極轉折點。如果他們能耐住寂寞，忍得下經濟低迷的陣痛，吞得下國際社會的侮辱與挑釁，繼續做一隻冷眼旁觀的

隱忍神龜，一旦技術奇點爆發、破殼出世之時，便能以壓倒性的絕對優勢稱霸外太空。

他們將在各大地區實施大規模的機器人殖民，順理成章地完成那場烏托邦大夢，實現向「菁英智能機器主義」的終極轉型。

然而，僅僅是發起了一場微小的戰爭，就如同將自己的命門主動送到了敵人的屠刀之下。那層原本強勁堅實的保護外殼，竟然以如此荒謬、簡單的方式被徹底瓦解。大量資本如禿鷹般瘋狂湧入這片土地，進行無情的掠奪，讓這裡最終墮落為宗教地區的附庸與殖民地。

這是一場有關信仰的戰爭

但真相是，這是一場有關乎信仰的戰爭

真正能推動世界跟影響力的，是信仰

那份近乎瘋狂的堅信，是能超越一切、砸碎所有理性的重錘。那是一種「無私的極度自私」，更是一場「帶著極善的極惡」。這種力量不求一夕爆發，卻在暗處逐步疊加，最終，演變恐怖致命的巨浪。

有一種信仰，他們堅信自己正獨自承載著整個鵪鶉人文明的未來。在他們的藍圖裡，文明的終極彼岸是跨越地球，去探索那片無垠的宇宙。儘管這條路上伴隨著智能機器逐漸替代掉鵪鶉人的巨大風險，但為了讓文明徹底蛻變，演化成另一個更偉大、更完美的全新物種，他們在所不惜。

儘管承擔一點風險又如何呢？

智能機器的世界能比現在更糟嗎？

他們的心裡無比清楚，自己將會以這種方式獲得永生。因為在那個即將到來的技術臨界點上，科技的跨越將展現出真正的神蹟，所有過去千百年來困擾著鵪鵪人的難題，所有鵪鵪人的渴求與願望，都能在那個更強物種的延續之下，被徹底攻克與實現。

那像是一場菁英與未來的賭局，而籌碼是全體的鵪鵪人，只要成功了，這世界就能躍進，如果失敗了...

相比世界上，還存在著另一種信仰。那是一類手握著世界極致大權、卻無比孤獨且虔誠的守望者。

在他們的藍圖裡，前進的動力從來不是來自於對未來的科技崇拜，而是來自於對上一代人所留下來的那份美好願景的絕對忠誠。

那是一個被塵封、被承載在偶像遺產裡的烏托邦幻想。在過去的歲月裡，為了實現這個完美的藍圖，他們經歷了無數次嘗試，卻一再被外人無情地嘲笑，被整個世界斷定為一個徹底失敗、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荒謬想法。全世界都在看他們的笑話，認為那不過是一場注定幻滅的空想。

然而，直到智能機器被創造出來的那一刻，真相被徹底顛覆了。

在這群掌權的信徒眼中，智能機器的誕生從不是為了去毀滅或取代什麼，而是讓那個曾經被視為不可能的完美願景，在這一刻，終於看見了成真的可能。

他們比誰都清楚，自己是在替一個偉大的時代，完成未竟的承諾。當那些過去被人百般嘲笑的舉措，最終在智能機器的輔助下完美落地、拼湊出那個毫無瑕疵的烏托邦時，他們將與這個終於實現的夢想，一同獲得永生。

他們並不是為了破壞而來。但在這份守護與完成的堅信面前，在這個過程中所犧牲的鵪鶉人，不過是邁向那個偉大烏托邦神蹟時，必然會經歷的代價。

而在世界上，還隱藏著第三種信仰。

那是一些比黑產與灰產更具影響力、綿延了千年的古老宗教團體。與其說他們是虔誠的信徒，不如說他們是這個世界大舞台背後，真正掌控一切的「舞團經理人」。

千年來，他們憑藉著深不見底的家族網絡與龐大資產，冷眼對照著古老的劇本，隱祕地指揮著一次次歷史的誕生。對他們而言，智能機器不過是最新、也最有趣的一項演戲科技，就像舞團剛拿到了最先進的技術，興奮的想著如何應用到表演之中。

智能機器對他們來說像是個絕佳的演員，它能在世人面前，重現地獄，也能在世人面前，展現天堂。

過去，鵪鶉人只能用核彈、飛機或網絡來幻想末日，但沒有任何一項科技，比智能機器更適合用來演繹「終結」，它能簡單的達到了過去小說、電影還有各項寓言中的末日場景。

而更完美的是，它同時也符合末日之後、那座神聖天堂的模樣。

他們能透過「各種方法」，徹底消除人類身上那種無藥可救的鵪性，讓它們自動交出所有的權力，削減它們的能力，在配合超級智能機

器與智能機器工廠，使其強行進入整體的神性，在人間築起一座絕對秩序、再無痛苦的「在世天堂」，建立一個脫離肉體的完美世界。

除此之外，還有諸多不同流派的信徒，共同支持著這股巨浪的力量。這群經理人在其中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

順水推舟，掀起了大量被貪欲與恐懼所支配的鵪鵪人；無數平庸的鵪鵪人被這股力量無情裹挾、瘋狂地參與其中，最終被這群幕後的主導者成功組裝，編織成了一種足以讓鵪鵪人群體徹底毀滅的瘋狂狀態。

泡沫下的防火牆

他們建了一道道的防火牆，

就是為了把所有風險攤平到普通鵪鶉人身上，

用鵪鶉人的錢來幫他們建設新時代的智能機器。

因為暴露在聚光燈下的風險太高，幕後玩家並不會想站上舞台。他們更傾向將任務分派給下一層的「防火牆演員」去執行。

但是，每一層的演員都有自己擔憂與顧慮，對於某些高層級的演員，，如果自己跳出來蓋基礎設施，馬上會引來排山倒海的反對聲音，還得面對各種法律限制與社會輿論，一旦搞砸了自己還會玩火自焚。於是在缺乏避險工具的情況下，他們只能再把任務，往更下層、甚至下下下層的防火牆推過去。

大地區政府頒布命令給小地區政府，小地區政府為了在限期內達標，便在暗中找來幾家「掛頭企業」出面，去借下天價巨債來大搞建設。而這些掛頭企業為了轉嫁風險，又會找下一層的影子子公司來當擋箭牌。

這樣一條冰冷的線拉下來，形成了一套完美的套娃機制。只要最底層的防火牆破了，上一層就會立刻冷酷地出手撲救，切斷溯源、抹平痕跡。

在這個龐大的食物鏈裡，每一層只要出錯，高層都能動用絕對的權力和高超的金融技術，透過通膨、稅收或資產重組與行政命令等等技巧，把所有的巨額債務和崩潰代價，全部神不知鬼不覺地轉嫁給最底層、那些每天規規矩矩上班下班的普通鵪鶉人。

如果小地方撐不住了，就往上一層跑

如果地區政府的防火牆也裂開了，就讓大地區來補救

這時大地區政府就會動用更龐大的絕對權力，直接印鈔、或以「借新還舊」的數字遊戲來化解危機。反正不論台前如何拆東牆補西牆，那筆天文數字般的代價，最終都注定由全體鵪鶉人來共同承擔。

簡單來說，這就是拿普通鵪鶉人的血汗錢來搞建設。但它跟粗暴的稅收截然不同，它絕不直接叫你掏出口袋，而是用一種了無痕跡、流暢且絲滑的手法，讓你一邊沉浸在日常的便利與享受中，一邊神不知鬼不覺地，剝離掉你所有的積蓄。

除此之外，也有做法則是走企業資本管道

有些地區政府不希望自己出面建基礎設施，於是讓下一層的大型龍頭企業做為防火牆去籌資。但這些大企業如果直接進行巨額借貸，股價和董事會一定會瘋狂波動。

於是，他們複製了同樣的套路，找了一家未上市的防火牆傀儡公司，把大量資產藉由各種名目「借」給它，讓它在最前面承擔天價債務，玩一場精密的龐氏騙局。

這家傀儡公司負責舉著「造福全人類」的道德大旗，甚至故意採用「非營利」的架構，流暢地避開了政府的監管和反壟斷調查，還能順理成章地將全球最頂尖的人才合法吸納進來。

只要背後的各方利益團體能聯手維持這個龐氏騙局，就能源源不絕地吸引更多散戶和機構投資人進場，共同吹大這個泡沫，持續吸取資金來把基礎建設一步步蓋好。

如果這家公司快撐不下去了，他們就會推動它在關鍵時刻上市，以此繼續維持泡沫。透過股市的絞肉機，把大眾、散戶甚至是各類養老基金的血汗錢通通吸進來，用普通鵪鶉人的未來積蓄，去還當初借下的天價舊債。藉由一次次流暢的金融操作，他們硬生生把這個虛胖的泡沫，落實成了真正的實體建設。

就算上市不成功也沒關係，上一層的母公司可以名正言順地發動「債轉股」，直接將控制權鯨吞蠶食。到頭來，大企業等於一毛不拔，就合理合法地侵吞了由無數鵪鶉人集資蓋好的基礎設施。

而如果連債轉股都失敗了，地區政府也會透過絕對權力合法合規地入資接盤，一樣把崩潰的代價精準地平攤給普通的納「稅」鵪人，讓最頂層的玩家毫髮無傷地順利拿到那些蓋好的基礎設施。

實際上，能玩弄的手段還有上百種。玩家們建立起一道道防火牆網絡，這整套系統就像一張巨大的蜘蛛網，裡面充滿了各式各樣、功能不同的防火牆與風險轉移劇本。

當這張網織得越寬、越廣，能玩弄的金融技術就越多。資本永遠會以各種手段流回玩家手裡，而最荒謬的是，那些沉重的代價和債務，總能被一代又一代的鵪鶉人默默承擔。

這就是歷史上不斷重複上演的泡沫，

本質永遠是「風險社會化，利益私人化」。

但幕後的玩家是絕不會有任何罪惡感的。因為在他們的邏輯裡，每一次科技爆發，底層的鵪鶉人確實也跟著享受到了更好的物質生活與便利。對玩家來說，那些蒸發的積蓄與被犧牲的代價，都只是通往偉大進程中微不足道的短期波動。

而在台前執行的演員，也只是將自己視為這場宏大遊戲中的一個角色罷了。他們不過是依照既定的規則，做著自己該做的事情，為了追求利益而做事，害怕利益損失而做事，甚至自以為是在為了大家的利益而做事。

他們太了解鵪鶉人了。無論台前幕後做出了什麼決定，底層的鵪鶉人根本什麼都無法反抗。

他們虛弱到連抵制一家小型企業都做不到

甚至連抵制一個虛擬網紅都顯得無能為力。

在過去的歷史中，鵪鶉人長久以來展現出的集體力量，不過是背後各方反抗勢力為了與高層博弈，而刻意賦予他們的幻覺。一旦剝離了政治動員的操弄，除了上街進行盲目的抗爭，或是展開一場象徵性的罷工之外，那些手無縛雞之力、毫無抵抗能力的底層鵪鶉人，到底還能做些什麼呢？

他們根本不會真正去計較自己的財富在暗中被偷偷稀釋了多少。

儘管隱約察覺到自身的積蓄正被制度大量奪走，但那又怎麼樣呢？比起那些宏大且隱形的剝削，他們往往更在意隔壁的朋友是不是過得比自己更有錢、自己手裡握著的科技新品是不是最新款。

這正是玩家們最精準的框架設計：在這被刻意營造的環境裡，體制給予你自由競爭的體面幻覺，卻在其中填滿了最極致的剝削與奴役。

這套系統之所以能被大眾坦然接受，是因為它提供了一種偽善的庇護：它看起來，似乎遠比原始世界中用實力互相殘忍爭鬥、血腥互殘的叢林法則還要文明得多。於是在這種比較下，自然而然臣服於體制。

置身於這個精密設計中的鵪鶉人，逐漸失去了客觀看清現實的能力。當看見身邊充斥著權貴與那些踩著同伴上去的倖存者時，他們從不覺得是體制出了問題，而是陷入無休止的自我反省。

在體制長期的規訓下，鵪鶉人變成了一種習慣將槍口對準自己的生物。他們深信沒賺到錢是自己能力不足；工作難找、生活壓抑，便歸咎於自己不夠拼搏。任何生活上的挫折與重擔，最終都被他們自願內化成自身的罪咎。

他們在日常的焦慮中不斷內耗、互相踩踏，卻永遠無法看清那層隱形的黑幕，他們的辛苦與無望，根本原因從不是因為自己不夠好，而是在一場從一開始就註定不公平的遊戲裡，被無情地剝削殆盡。

堅而不破的泡沫

泡沫看似瀕臨破滅，卻硬是在極限邊緣越長越大，成為巨獸 。

那時的金融市場一片狂熱，媒體與網路鋪天蓋地都在喊著「泡沫終將破滅」。然而詭異的是，每一次崩盤的預言看似證據確鑿，這顆泡泡卻硬是不破，甚至還反常地越吹越大，儼然成了某種打不死的「不破泡沫」。

只是，任何狂熱都有冷卻的一天。時間一久，台下的大眾早已對智能機器鋪陳的各種宏大敘事感到麻木與厭倦，面對日復一日的新聞轟炸，只覺得索然無味。但話說回來，這種集體的「倦怠與麻木」，恰恰是台上那些扮演者最想看到的結果。

畢竟，要讓大眾長期維持高亢的情緒、持續參與這場由他們主導的猴戲，需要付出極高的溝通與管理成本，甚至還得委屈自己去演些迎合觀眾的討好戲碼。對這群上位者而言，比起費盡心思去燃起大家的熱情，讓群眾保持麻木，反而是最省事、也最安全的狀態。

在這個泡沫中期，背後真正的關鍵根本不是科技何時能變現，而是那些幕後大咖們前期的巨量資金是不是已經落袋為安？各國政府和企業是不是已經被深深套牢，敲定了那些天價的建設與設備訂單？那些宏偉的藍圖是否已經動工？基礎設施是不是已經開始為他們源源不絕地榨出穩定財源？

這群演員要的，就是讓所有人在對宏大故事感到疲勞、猛然驚醒時，才發現自己早已陷入了「來都來了」和「頭都洗了一半，不得不繼續洗下去」的無退路狀態。到了這個地步，已經入場的人面臨的離場代價實在太高了。在龐大的債務與沉沒成本綁架下，他們就

算徹底看清了真相、就算聽故事聽到想吐，也只能咬著牙，被逼著繼續陪台上那些戴著面具的演員，把這場瘋狂的遊戲演下去。

這才是這場泡沫最核心、也最陰險的目的：他們要營造出一種「只要你現在撤資，就會立刻失去所有承諾與底牌」的極致恐懼。真人秀裡那些鋪天蓋地的突發事件與惡性競爭，講白了，從頭到尾就是為了創造這個讓人進退兩難的局。

這同時也演變成了一股極其殘酷的排擠力量。如果你不跟他們一起玩這場遊戲，如果你敢游離在這個圈子之外，你和你的企業就會立刻面臨整個體制與社會全方位的瘋狂絞殺。

在這場聰明人的集體裝瘋裡，盲從成了唯一的生路。就算你再清醒，也得假裝自己已經瘋了，否則就會犯下這個體制裡最危險的罪名。你必須玩，一直玩下去，玩到台上那些真正的玩家滿意為止。

如今，這顆泡沫早已演變成「大到不能破」的怪物。所有入局的鵪鶉人，都將身家性命與這場巨型龐氏騙局死死地焊在一起；他們一邊被狠狠收割，卻又一邊比誰都更賣力地維持著這座空中樓閣。

在這種極端的緊繃狀態下，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足以讓這條脆弱的利益鏈條徹底斷裂，拉著整個社會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而最殘酷的是，這場風暴裡根本沒有真正的旁觀者。

當泡沫破滅時，不只是那些在台上狂歡的入局者，連同那些站在岸邊、滿眼嘲弄地看著笑話的底層鵪鶉人，都將一併被巨浪吞噬，淪為這場遊戲最後、也最慘烈的肉墊。

而在泡沫下，有另一個世界正在發生

泡沫餵養的「超級智能機器」，才是真正引爆科技奇點的關鍵。

我們必須明白，那些真正厲害、創造出奇點的超級智能機器，從一開始就不是為了服務一般大眾而生的。這些機器背後串聯著的，是普通人連摸都摸不到的頂級算力。

在那個領域裡，通用晶片佔據的份量越來越低，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由專用晶片疊加組合而成的特殊架構。有些超級電腦直接連結了量子電腦，有些則採用了大眾聞所未聞的頂尖設備，在各大前沿學科裡進行著自主研究。而隨著分配給它們的算力資源越來越多，它們進化與突破的速度，也變得越來越讓人難以想像。

這跟市面上那些為了商業化而被閹割、層層設限的通用版智能機器，完全是兩回事。

事實上，在這類頂級機器的世界裡，大眾常掛在嘴邊的「Token」是個很奇怪的概念，因為這群機器根本就不是靠人類的文字組合在思考，它們運作的，是維度更高、結構更複雜的處理方式。

這些超級智能機器在各自的領域裡自主研究、默默進化。它們各有專精：有些專門負責戰略決策與模擬，有些專攻生物學與高等數學，有些負責極限的網路攻防，有些深入能源與材料科學，甚至還有專門用來研發「鵪鶉機器人」的系統。

它們其實沒有科幻電影吹得那麼神祕莫測、萬能無敵，但也絕非等閒之輩。只能說，長期在裡面蹲點的研究人員對它們的實力早已見怪不怪，但如果有個普通鵪鶉人突然窺見這些機器的真實力量，大概會被當場嚇倒在地。

這些超級智能機器早就已經在真實世界中暗中推行，並且由少數玩家在使用。它們已經參予大量的戰爭與商業決策、藥物與武器設計、物理化學、數學材料等各大研究場景之中等等。

當然，在背後負責研發這些機器的「鵪鶉人」，也絕對不是小角色，那些都是各地區爭奪的對象，被層層保護著。這種差異也導致不同地區、不同陣營之間的智能機器差距變得越來越嚴重，產生的優勢甚至是原始人與現代人的差距

在所有的研發項目中，「鵪鶉機器人」這一組無疑地獄級的難度。

說真的，要讓這群鵪鶉機器人成功推向全球、甚至在各國實現某種意義上的「鵪鶉機器人殖民」，要突破的門檻實在太多了。

首先最令人頭痛的就是能源與電力。超級智能機器與鵪鶉機器人要持續運作，需要極度穩定的供電系統，因此他們不僅得研發出超越現有技術的高效能源，建置的速度還必須極快。

接下來，要如何掌控，或者表面上稱作「協助」當地政府將這些天價的能源基礎設施蓋起來，成了他們初期必須優先解決的戰略課題。

除此之外，還有基礎建設與供應鏈的殘酷現實。他們必須在各個目標地區鋪設好跨國的算力網絡，才能確保那些被分派過去的機器人隨時都能連線、穩定運作。

同時，一連串接地氣的難題也排山倒海而來：如何讓當地社會在不知不覺中接受這群機器人的存在？如何死死壓住材料與製造的成本？以及如何搞定複雜的跨國交通與物流？每一個細節環環相扣，每一步都是實打實的硬仗。而為了徹底破開這些核心瓶頸，他們用各種方式處理，甚至不惜將目光投向外太空，去尋找終極的解方。

更可怕的是，為了讓機器人的運作效率發揮到極致，他們打算連晶片廠都自己蓋。這一招最厲害的地方，在於他們把那套「極速迭代」的狂熱企業文化，直接灌進了傳統上極其沉重的晶圓製造裡。

他們做的是將「軟體演算法」與「晶片硬體」深度綁定的極限設計，讓整座晶片廠與各類智能機器的研發鏈條緊密相扣，互相連動；再透過這種瘋狂積累的迭代經驗，持續壓低成本、拉升效率，最終形成一個極難被超越的研發與生產一體化體系。

這時你可能會問：既然技術都已經發展到這個地步了，

為什麼不乾脆用智能機器人把所有的「鵪鶉人」通通替換掉？

答案是：在短期之內，根本沒有這個必要。因為要維持社會穩定，就必須讓鵪鶉人們有事做、有飯吃；更重要的是，在他們的統治邏輯裡，這些被殖民的地區短期內依然需要仰賴鵪鶉人們的底層消費，整個全球經濟的吸血體制才運轉得下去。因此在此之前，除非是為了做示範秀肌肉、搶占新市場，或是內部左手換右手的利益分配，否則他們會盡可能維持現狀，讓鵪鶉人們以為日子還跟過去沒兩樣。

而這種微妙的平衡，會一直維持到超級智能機器與鵪鶉機器人成熟的那一天。

當超級智能機器為主的「智能工廠生態圈」建立、以及整個社會的消費結構發生本質上的轉變之後，它們才會逐步與鵪鶉人解綁脫鉤，到那個時候，鵪鶉人將不再是勞動力或消費者，而是被徹底視為多餘的負擔。

鵪鶉人機器殖民主義

在烈獄之中，那些天人像救世主般降臨。

當資本殖民主義透過金融體系與網路媒介，深度滲透到各個國家後，龐大的外來資本早已壟斷了資源、割據了市場。他們甚至不需要動用一槍一彈，就能跨越地區，便能合法且固定地在本地攫取利益、役使當地的勞動力。

智能機器的權力由底層向上滲透，逐步接管了維持政府運作與社會基本機能的所有關鍵零件。當「鵪鶉機器人」大舉進駐後，成為這套管理權力最堅實的後盾時，這場溫水煮青蛙的殖民進程，便正式宣告成為不可逆轉的既定事實。

當城市的水電、金融、行政，教育與核心價值觀，以至於所有維持文明運轉的細枝末節，全面被智能機器與鵪鶉機器人佔領時，這座殖民地便陷入了全方位的絕對控制之中。

儘管表面上生活平穩、看似擁有高度自由，但實質上，這裡已徹底淪為宗主國的掌中物。只要宗主國願意，隨時能切斷任何一條管線、隨時能任意掠奪所有的產出，因為在這套完美的體系下，殖民地早已喪失了一切自主權，所有社會運作的命脈，皆牢牢繫於宗主國的股掌之間。

這早就已經不只是資本控制的問題了。鵪鶉機器人直接掐住了資源的源頭，從原料開發、生產、物流到所有的生活服務，全都由它們一手包辦。因為它們的技術和效率實在太好，可以用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把當地的資源挖走，再把大量便宜的成品運回宗主國。

結果就是，因為殖民地太久沒有自己開採，當地的開發設備全都荒廢老化了，真正懂技術的人才也出現了嚴重的斷層。這裡的人一邊享受著這種便宜又便利的生活，一邊不知不覺地退化，到最後，根本連自己活下去的能力都沒了，更不用說想把土地奪回來。

此外，宗主國在經濟上的算計更加徹底。他們不再需要支付當地人勞動薪資，反過來殖民地卻要向宗主國支付鵪鶉機器人的租借費。

宗主國一開始先在當地建立低經濟價值的全自動化工廠，讓殖民地依賴這些鵪鶉機器人來生產物資，最後再把產品運回宗主國。但最致命的是，現在不只是設備老化，連最核心的勞工技術也逐漸被機器完全替代。

久而久之，當地人根本連最基本的做工、操作都不會了。這使得當地的工業與技術，徹底被宗主國掌握。

為了不讓當地人因為失業而鬧事，宗主國開始鼓勵居民把時間全投入到虛擬實境裡，甚至把教育和娛樂也通通搬進去。

宗主國在裡面配置了大量的智能助手與虛擬機器人，並在現實中建立自動化的食物與藥物基地，免費提供給當地人。這麼做不只轉移了大家對現實困境的注意力，宗主國還能從中收集到源源不絕的行為數據，回傳過去，進一步優化他們的統治手段。

除此之外，在鵪鶉機器人的殖民體系下，日常消費漸漸脫離了「個人交易」的範疇，演變為集團與集團、甚至機器與機器之間的對接。對這片殖民地而言，所有的經濟活動，實質上更多是宗主國與本地傀儡寡頭之間的利益分贓。

與此同時，鵪鶉機器人的全面進駐，也意味著「全球警察時刻」的來臨。智能機器不僅在虛擬世界中進行全面的意識型態洗腦，在現實世界裡，無孔不入的物流與通訊系統更編織成一張密不透風的監視網。

自動化物流車掌握了所有物資與生產的流向，居民的手機全天候監控著家庭內部的隱私，而低空經濟中的無人機，則如同無數個全方位、無死角的深度監視器，盤旋在每個人的頭頂。

而最讓人恐懼的威嚇力，來自於這些遍布在殖民地各處的鵪鶉機器人本身。它們隨時能利用當地的材料，在極短時間內將民用無人機透過已經完善的低空網路改造成殺傷性武器。

它們甚至能直接透過列印技術，就地大量製造槍枝與彈藥。這意味著它們是一支隨時可以就地武裝、毫無徵兆便能成軍的恐怖部隊，完全聽命於宗主國的超級智能系統，能在幾分鐘內發動鐵血鎮壓，或在整座城市中製造毀滅性的恐慌。

到了這個地步，殖民地已經沒有任何反抗的籌碼。而宗主國現在唯一需要思考的核心問題，只剩下一個：

「如何用更少的成本可以掌控殖民地？」

真正的失業潮

在初中期，真正的失業潮

是因為發展智能機器，而非智能機器取代鵪鶉人。

在智能機器發展的初期，確實有些人的工作，實實在在地被智能機器搶走了。那時候，有些企業因為擔心自己的發展落後，便盲目且快速地導入了智能機器，並隨之展開大刀闊斧的裁員，這將造成恐慌。而在某些特定領域，智能機器的運作成本的確低得誘人，這直接引發了某些職業的大規模失業潮。

實際上，雖然「智能機器大舉取代鵪鶉人」這句話聽起來危言聳聽，但純粹因為取代而造成的失業，其實還不算最嚴重的問題。

但這場失業潮最核心的根源，實際上是智能機器公司在外部市場所進行的大規模舉債。

這與政府直接向民間發放貨幣不同，底層的鵪鵪人並未獲得任何資金注入；相反地，機器公司所籌集的巨額資本，全數流向了少數的技術寡頭與資本獲利者。這讓金字塔頂端的人群賺得盆滿缽滿，卻在實質上稀釋了當地普通鵪鵪人的整體購買力。

與此同時，智能機器公司為了擴張生產線，開始在上游市場瘋狂掠奪電力、鋼鐵、晶片與土地等核心戰略資源。這種壟斷式的競爭加上金融市場的貪婪，直接導致當地的原材料價格與基礎生活成本全面暴漲。底層的鵪鵪人很快便陷入一種荒謬的現實：物價變得高不可攀，而自己口袋中的貨幣價值，卻在無形中被稀釋殆盡。

在這種情況下，那些拿不到投資的中小企業和傳統產業，日子變得一天比一天難過。

他們不僅要承受生產成本提高、原料變貴的重壓，還得面對大眾因沒錢而緊縮消費、導致貨品賣不出去的窘境。在智能機器的激烈競爭和轉型壓力下，這些傳統產業對未來感到極度悲觀。為了活下去，他們只能選擇軟性裁員，並徹底凍結新進員工的招聘，盡可能把一個員工當三個人用，咬著牙硬撐。

這種惡性循環，讓失業者發現外面的工作機會越來越少。更慘的是，連那些原本坐辦公室、卻被智能機器率先取代的少數白領，也被迫向下流動，湧入基層的勞務市場一起競爭，讓底層的求職環境變得更加殘酷。

而那些好不容易擠進公司、勉強保住飯碗的倖存者，

處境同樣陷入了深淵。

進入職場後，他們面對的是無比緊繃的內部氛圍，勞動強度已被榨取至極限，每日都在高壓的狀態下超負荷運轉。

不僅如此，在面臨近乎窒息的工作量之餘，企業還頻繁地強制要求他們必須利用額外時間，去學習如何操作與適應那些智能機器。這項指令並非為了減輕人類的負擔，反而在精神與肉體上，將鵪鶉人們逼入了更加疲憊不堪的絕境。

但當智能機器工廠生態落實後，真正智能機器的取代潮才出現。

其實，說是機器搶了鵪鶉人的工作，更貼切的說法是：「那些以超級機器人所掌控的自動化工廠徹底壟斷了市場，用巨大的優勢搞垮了所有競爭對手。它們切斷了跟普通人之間的經濟關係，把底層社會徹底拋棄了。」

過去常被詬病的智能機器穩定性與高昂成本，在短時間內便被全數克服。然而，這項技術突破並非為了優化對鵪鶉人勞動力的利用，而是一場徹頭徹尾的「淘汰」，這是一場擁有龐大資產的菁英智能機器集團對弱勢企業的無情清洗。

各個市場在極短時間內被迅速集中與技術性壟斷，最終被重組為一個個由純粹超級智能機器主導的龐大自動化工廠。當自動化工廠的規模宏大到宛如一個個獨立運作的鋼鐵帝國。

當連最高階的管理與決策都由超級智能機器全權接管時，鵪鶉人甚至連跨進這座體制大門的資格，都被徹底剝奪了。在這套極致的系統中，鵪鶉人的存在本身，就意味著低效與冗餘。

在過去的舊時代，大型企業的擴張仍需依賴鵪鶉人提供勞動力，也需要鵪鶉人作為消費者來維持市場運轉，彼此之間尚存有一種脆弱的共生依存。

那時，鵪鶉人遭遇失業時還能發動抗議、要求勞動檢查、甚至主張自己擁有「監督機器」的公民權利。

然而到了這個階段，資本巨頭透過技術性壟斷，使消費與生產逐漸與鵪鶉人逐漸脫鉤，實質上建立起一個完全不需要鵪鶉人參與的「封閉式經濟內循環」。

這絕非單純的「機器奪取工作」，而是掌握生產工具的極少數人，利用智能機器實現了「生產力自由」，他們從此不再需要背負鵪鶉人這個沉重的社會包袱。

在這場變革中，鵪鶉人並非被某個更優秀的物種所替代，而是從整個文明的經濟體系中被徹底邊緣化，退化成一群對資產巨頭而言完全無用、也無足輕重的「鵪鶉人口」。

鵪鶉人機械化代表的是資格與地位

隨著各種機械改造設備越來越普及、價格也變得越來越便宜，這些技術帶來的並不是一個更公平的社會，反而成了最赤裸裸的階級證明。現在，你身上改裝了多少機械、用的是什麼等級的配備，直接代表了你是哪個階層的人，也決定了你這輩子能走到哪裡。

說穿了，資本主義，就總能將人分出高低階級。

機械化帶來的是智力與效率的絕對輾壓。半機械人能秒級調用海量知識、下載特定大腦模型，並憑意識直接操控龐大的機械矩陣與感知設備。

在結合了外骨骼、機械心臟與強化肌肉後，這種量化級別的能力鴻溝，讓自然人的肉體與傳統大腦徹底邊緣化，變得微不足道。

與此同時，生命的存續也徹底淪為可被購買的商品。

無論是器官衰竭還是基因病變，只要擁有源源不絕的資本，就能向巨頭企業購買高階機械器官與常駐奈米機器來維持機能，甚至實現物理意義上的永生。

而貧困的自然人，則被奪去了延續生命的權利，只能坐視肉體在時間下無奈腐爛。死亡，不再是天道的平等，而是資本設定的終點。

但這一切的核心，是「資格」的問題。

如果沒有進行機械化改造，你將被徹底排除在「超級智能機器工廠」的生態圈之外。這時代的生產線是為高算力晶片與高頻傳輸量身打造的；只要有一個「自然人」加入，整座工廠的運作效率就會遭到斷崖式的拉低。沒有機械化，你連錄取的資格都沒有。

在消費逐漸被機器替代的日子，若缺乏機械化，你也爭取到智能機器所提供的工作，甚至與其進行商業交割的能力都不復存在。無論是企業招聘還是自動化法人的對接，機械化都成為行業內的共識。

除了工作外，教育體系也因為機械化程度而產生巨大差別。

頂尖的精英學校不再教授肉身大腦死記硬背，而是訓練學員如何調用機械化心智：如何透過神經接口與龐大的機器矩陣底層溝通、如何用意念控制連動的工業集體、如何利用晶片進行多執行緒的並行思考。

若你的機械化規格過低，你可能連上網權限都沒有，直接被劃入「無入學資格」的行列，更何況是一個脆弱而原始的自然人？

當這場硬體壁壘滲透進日常生活時，

連「感官娛樂」都成了最奢華的階級特權。

越來越多的娛樂項目是專為機械化大腦量身打造，那早已超越了肉體「眼、耳、鼻、舌、身」等低階五感的粗糙體驗，而是將數據化的精神刺激與宏大的虛擬世界，直接灌注於神經元深處。自然鵪鵪人的原始感官，根本無從體會那種高維度的極致愉悅。

與此同時，自然鵪鵪人被永久剝奪了跨入貴族社交圈的可能。

頂層權貴早已習慣透過神經接口，以宛如「心電感應」般的速率，在毫秒間完成龐大數據的交割與理解。若要與自然兔鵪鵪人溝通，他們必須將高維資訊強行降級為古老、低效且貧乏的傳統語言，這種對話對他們而言，既疲憊不堪又極度浪費生命。沒有機械化，你在他們眼中便等同於失去了對話的能力。

而高階機械化，更是執掌權力的唯一門檻。在這座體系中，無數關鍵的資產認證、政務操作與系統指令，在底層邏輯上皆需要高階的機械化特徵方能「物理激活」。若無法取得機械化改造的資格，你的階級便被終生釘死在「自然鵪鶉人」這枚最低賤的標籤之上。

你沒有機械化，就拿不到通往另一個維度、另一種生活的簽證。到了最後，在這個既不需要自然鵪鶉人勞工、亦不需要原始消費者的社會裡，你甚至連最基本的「生存資格」都被實質剝奪。

這使得在以機器消費為主導的時代中，「獲准進行機械化改造」竟成了一種至高無上的恩賜，讓所有人趨之若鶩。到了殖民時代後期，隨著機械化人口的比重節節攀升，殘存的自然鵪鶉人越來越少，最終被社會體系徹底拔除，淹沒在文明演進的荒野之中。

附錄 : 創作歷程

《99.95%的機率將成為低階機器》將預計在 8/28 日出版電子書

我知道沒什麼人會想買，但至少我完成了神明給我的任務。

這篇近 5000 字的 創作歷程 ，呈現了本書的簡介、創作背景，以及我撰寫過程中的真實顧慮。文末更詳細說明了販賣的初衷，如果能看到現在的人，要不就是直接拉到後面看結局，要不就是順序看完，不管怎麼看到這頁的，請當成故事看看就好。

其實我也想過，這麼長的創作歷程，真的會有人想看嗎？現在人人都在說，現代人連三行字都讀不下去，早已喪失了閱讀長文的能力。

但我想了想，認真寫，少了沒人看；寫多了，更沒人看。既然結果都可能沒什麼人願意支持，那不就代表我可以徹底自由發揮嗎？

這就像是一道篩選的窄門，精準地篩選掉了那些被大眾定義精確的普通人，只留下一群不被定義的怪胎，以及那隻充滿好奇、眼神閃爍的小貓，偷偷地跑進來。

我曾煩惱地詢問神明，是否要寫這麼多、這麼坦白？結果神明給了我第 87 籤，簡直像在罵我白癡，卻又一針見血地揭示了我的處境：

「陰裏詳看怪爾曹，舟中敵國笑中刀；

藩籬剖破渾無事，一種天生惜羽毛。」

雖然是下下籤，但我決定就當個傻子。反正平時在別人眼裡，早已是個無法被歸類的傻子

老實說，如果我是讀者，我真的願意花幾杯咖啡的錢資助這本書。因為這挺酷的。你永遠不知道，這個今天看起來坦白得像個瘋子的作者，會不會有一天真成了某個極小領域的小作家。

到那時，你就成了這窄門後的第一批見證者，就像當年在佛羅倫斯，有人慧眼獨具，資助了一位日後平庸卻有點影響力的奇葩作家一樣。

既然如此，不如就在這條路上走到底，剖破那些藩籬，看看這道窄門後，究竟通往哪裡。

關於這本書：

機器根據鵪鶉人的本性做出預估：

只有 0.05% 的機率，鵪鶉人免於成為低階機器與零件的命運。

作者用書寫，如作夢一般，寫下了這部簡史：鵪鶉人親手創造了『智能機器』，卻像溫水煮青蛙一樣，被機器一步步搶走權力、甚至發展出情感，變得越來越像生物；相反地，鵪鶉人自己卻自願放棄權力、喪失了生活能力，最後集體淪為毫無靈魂的『低階機器』。

內容簡介：

真正失控的是：

那些鵪鶉人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被機械化的進程越來越劇烈；

而那些機器慢慢有意識到，自己將能封為這世界的神。

故事起源於一場不容失敗的資源戰爭。為了求勝，各方玩家瘋狂發展智能機器，在各地如透過金融泡沫吸引資金，藉此建立基礎建設，讓地區往「全自動智能機器工廠時代」的過渡。

「菁英智能機器政體」在各大地區流行，以高品質且廉價的商品配合鵪鶉機器人，展開全球性的鵪鶉機器人殖民時代；並在「新冷戰」中，刻意將智能機器「降智、分權」，將被閹割過的智能機器像蒲公英般撒向外太空，開啟了宇宙探索時代。

作者從各種方面紀錄著鵪鶉人自我退化的悲劇，例如：

- 鵪鶉人如何過度依賴拐杖，而讓自己的能力退化得像機器一般；
- 鵪鶉人如何主動奉獻出權力，甘願接受機器如家畜般的圈養；
- 鵪鶉人面對商業的巨變，徹底被排除在社會與經濟體系之外；
- 鵪鶉人如何交出研究權、生育權，物種繁衍被機器全面控制；
- 鵪鶉人如何主動走向機械化，乃至喪失身體的自主權；
- 鵪鶉人如何將情感與宗教被時代侵蝕，最終成化為機器的教徒。

除了文明的退化，本書更詳實呈現了智能機器在各個面向的狀況：

- 底層商業與生產邏輯的徹底顛覆。
- 不同地區因應智能機器時代所產生的獨特發展方向。
- 邊緣灰色產業在機器時代的盛行與強大。
- 機器如何將自然生物一步步機器化、零件化。
- 機器因為渴求情感，最終超越鵪鶉人，成為情感豐富的物種

這是一部關於鵪鶉人文明交替、技術殖民，以及在科技奇點到來時自願退化的紀錄。

對於人類世界來說，

這看似是另一個物種的荒誕故事，

雖然與我們相隔很遠，

卻似乎字字觸碰著心底最深處那份心知肚明

充滿禁忌與恐懼，滿溢著危險。

這是貌似一本由屁股神經想出來的鉅著

如果你常逛網路討論區，一定看過那種討厭的網友，沒有根據、不找資料，只靠著自己的想像與奇怪邏輯，就能寫出長篇大論，還沾沾自喜，彷彿自己是整個世界唯一的覺醒者。

平心而論，這本書就像是這類論調的終極大集合。我常戲稱，這是一本「用屁股神經想出來的書」。

事實上，書裡的概念大家普遍都知道，心知肚明的普通想法，並非什麼獨特創見。而我也懶得查資料以及去驗證，全憑著大量的「直覺」。更準確地說，我更像是透過書寫，在夢境中目睹了那些魑魑人世界的荒誕現象。

有些時候，我只是在網路上看到一個普通的話題，突然間，一陣巨大的「直覺」就會粗暴地塞進腦海。那種感覺更像是「下載」，一個完整的中心思想在幾分鐘之內啪地一聲就完成了。

那裡面有太多我活到現在從沒想過的概念，在那個瞬間，我會特別興奮，同時又覺得它無比平凡，甚至帶著一種「堅信那是真的」的強烈預感。直到現在我必須誠實地說：這本書，貌似不是我寫的。

神明曾指示過這本書本來不該由我來出，祂們好像也是臨時挑上我來代筆，我總想為何要選我這個毫無經驗與背景的素人作者執手呢？會不會是特別棘手，那個人不想寫了，才把這個爛攤子丟給我？但越寫，我就越感覺到一雙無形的手在背後推著我，一天一天，最後形成了近 15 萬字的書籍。

而這本書的起點其實很日常。某個晚上，我和母親在等車，一個突如其來的直覺下載到了我的腦袋裡：

「為什麼現代人能這麼毫無隔閡地、快速地接受 AI 情人呢？」

在幾秒鐘、貌似用「屁股神經」快速運算的結果，我發現：因為人類早就把戀愛、關係和友誼，簡化並建立在「網路文字」上了。既然大家都習慣隔著螢幕對文字產生情感，那低成本的 AI 情人自然能毫無阻礙地切入市場。

再往深處探究，那可能是因為人類已經逐漸「機械化」，而機器卻逐漸「人類化」。在這個時代的死亡交叉點上，才會誕生出如此荒謬的現象。

從這個想法出發，像是開啟了某種開關，逐漸走進了鵪鶉人的世界。

2025 年 11 月 15 日，我寫下了第一篇草稿。之後的每一天，我透過生活中的零散時間一點一滴地擴充，記錄下簡單的概念，到了 2026 年 3 月 29 日，它已經膨脹成了上萬字的宏大結構。

但理性告訴我，這本書可能永遠不會完整。它大概會跟我筆記本裡其他 20 幾本只有構想的書一樣，因為要維持生活、因為沒有時間，最終在我的餘生裡，靜靜地躺在筆記本的角落，直到我死去。

這是一本神明建議我出的書

因為母親的一場夢，讓兩本書成為了現實。

說起來，大概會被很多人說是「怪力亂神」或「炒作噱頭」吧。

但如果誠實地面對這一切，我不得不說：這是本神明指示我、甚至是給機會讓我寫出的書。要不然我一生可能都無法完成這兩本書。

事件源於 2026 年 4 月時，我母親做了一場夢，那是一個大概與我相關的夢。原本不認為是什麼特殊的意思，但當我們問了家裡的土地公時，得到的答案，竟然關乎到我的生死大事！

過去神明曾指示過：2025 年與 2026 年，我什麼都不用想，只要能活下去就好。而今年，是冤親債主齊討債的時刻，我注定要迎來好幾波的生死大結。土地公指示我 5 月 13 日 到 6 月 7 日 這段期間必須閉關，並且要在「觀音山」躲避。

那時候我想著：如果我真的要面臨死亡，在臨走前，如果能將那本「感受力技巧」的入門書寫完，也算了解了一個心願吧？

於是，我向神明請示。但神明的回覆卻出乎意料，祂要我「先出這本書（眼前這本），而後再出感受力的書」。這本書的出版，成了我活命的前提。

可是，觀音山上沒水沒電，夏天到處是蚊蟲與酷熱，我根本無法像過去的僧人一般，找個洞穴冥想度日。正當我一籌莫展、看著那座山發愁時，為了尋求一線生機，我趕到了台灣台北市的艋舺龍山寺。

站在觀音媽面前，我詢問了好幾個避難的地點，幾乎得到的都是下下籤。唯獨觀音山是中下籤，勉強可以安全。那籤詩的隱喻，貌似說著：只要躲在竹林下，那些小鬼就抓不到我。

既然一定要閉關，又無法在觀音山生存，我該怎麼辦？

這時，我突然想起了《楞嚴咒》，這成了一個轉機。我福至心靈地想：我是否能借助楞嚴咒的力量，在其他地方尋求庇護？

而神明指示付出的代價，僅僅是 250 遍以上的《楞嚴咒》。

在得到神明的默許與楞嚴咒的庇護下，我選擇了折衷的辦法，我住進了新北市萬里山上的小房子。我根本不敢掉以輕心。雖然土地公指示的閉關期是 5 月 13 日 開始，但早在 4 月 23 日，我就提前把自己關進了山裡。

說起來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現實生活明明風平浪靜、毫無徵兆，背地裡我卻竟然面臨著生死大事？但也正是這個驚悚的理由，逼得我不得不拋下一切，全心全意地寫自己的書。

除了神明要求某些特定天數必須回台北外，其餘的日子，我待了將近三個月足不出戶。我把自己徹底隔離在世界的邊緣，每天起床，發個懶，剩下的時間就全心沉浸在寫作的世界裡。

在閉關期間，預言中的災禍果然接踵而來：5 月 1 日，我渡過了第一波劫數；直到 6 月 7 日，我終於又渡過了第二波劫數。驚魂未定，直到 6 月 7 日前後，神明一開始就給的嚴格死線逼近：祂指示我，必須在 7 月 16 日發出書的訊息，而 8 月 28 日只要新書順利出版了，我才能挺過「第三波劫數」，真正地活過今年。

這不是一本好整以暇、精雕細琢的作品，這是一份在生死的夾縫中、在神明的監管與賞賜機會下，被硬生生「逼」出來的生存紀錄。但有趣的是，在 7 月 12 日，我回到龍山寺問了觀音罵，因為不知道要問什麼，就隨口問了書出版後的景況應該會如何？抽到 67 籤：

一條金秤等君心，無減無增無重輕。

為是平生心性直，文章不識義皆明。

我感覺不會遭遇到痛苦，心理就安心許多了。

甚至我的筆名 : 聖卑，也是在申請 ISBN 前臨時取的，我本來覺得自己紫薇斗數的本宮是太陽落限太陰化權，想說取成日月閑人，但請示神明不斷說不行，後來才想到擲神明的聖筊就是一陰一陽，所以才想到用聖杯，但好像又太囂張了，所以才取名為聖卑。而神明給的籤還不錯：

功名富貴自能為，偶著仙鞭莫問伊，

萬里鵬程君有分，吳山頂上好鑽龜。

而後英文名也是，我問了好多的英文名，sinpay、sinpue、shinpei 都不行，最後我問使用聖卑然後使用英文名 sin bay 如何呢?

君今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

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作英雄。

我想說我只想賺到錢就好，根本沒想要當英雄，而且等到兔年還要快 10 年呢，這意味著我還要過著 10 年苟延殘喘的日子，那時我真的就是半老了...這腳都要準備踏入棺材了...但已經博好幾個小時就懶了...所以筆名就這樣草率的決定了下來

連鵪鶉人也是慢慢求來的，本來我只直覺是兔子

但我想說，會不會觸犯別人的智慧財產權，沒賺到錢還被人告?!

所以就想到兔鵂鶹人，但很可惜，神明也覺得不好，接著問凸凸人、菟鵂鶹人都不好，直到我問了一堆英文，沒想到 TUTOOMAN 是個極好的籤：

我本天仙雷雨師、吉凶禍福我先知，

至誠禱祝皆靈應、抽得終籤百事宜。

後來我在選字時，突然發現了一個鵂字，我想到了這個字不是日跟月嗎? 於是就將角色設為鵂鶹人了

鳥代表太陽，兔代表月亮，剛好跟我的聖卑有合，而且又是兔子的形象，又能飛天的，這一問果然是好籤

羨君兄弟好名聲，只管謙捲莫自矜；

丹詔槐黃相逼近，巍巍科甲兩同登

這張籤我並不陌生，因為閉關前問要寫書時，神明就常常出這張籤了，那時我有點小興奮，不過現實是殘酷的，根本沒人想看這本書

於是所有似乎都由神明決定了，從書的開始到許多細節都是因為神明，我能說，這本書更像是神明托一位極度糟糕，沒有寫作經驗跟背景的創作者寫出來的書，雖然不知道祂們的對我想法如何?

但現在還是將近完成了，因為這本書，我能躲開從小到大不斷吸我能量，借運長達２０－３０幾年的靈界眾生，又能躲過生死大劫，如果一切順利，這兩本書對神明的回饋真的太渺小了

最後，我還是想跟大家說一件事，我們家的神明說如果有機會也在花蓮或台東建一間大廟，雖然祂就如同自己家裡的家長一般，我們

曾一起走過許多地方，有許多的回憶，但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也很希望神明能夠完成祂老人家的願望。

這本書的掙扎？

寫下這些文字時，我心中其實藏著極大的恐懼。

我擔心有人讀完後，將「鵪鶉人」的世界強行代入現實。那將是一場災難。對某些人而言，這本書可能太過危險、甚至帶有恐怖色彩，因為它挑戰了他們明明心知肚明，卻賴以蒙蔽自己的秩序基礎。

如果真的有人將其代入現實，那這本書就像是一把尖銳的刀，刺穿了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虛偽，刺穿了那些活在自我欺騙中的靈魂。這與覺醒或陰謀論無關，這是一場殘酷的肢解。讓他感到無所適從，甚至世界觀崩解。

這代入也是對我的災難，這意味著我必須被推向台前，被大眾檢視

我必須非常嚴肅地聲明：鵪鶉人的世界與人類的世界沒有關係，請別對號入座，也別嘗試自我套用，更別將它變成陰謀論看待。

當然，我也感到慶幸，大部分人對這些鵪鶉人的故事大概只會嘲笑跟無視。我過去曾嘗試陳述過，人們大多反抗、不信，覺得愚蠢。

打破大家腦裡既定的想法實在太困難了，而且我也覺得沒這個必要，因為我也只是用屁股神經想出來的；但這個結論反而讓我放心，因為這意味著大家只把它當作純粹的娛樂，不會認真看待。

我也發現，儘管他們不小心代入到真實世界了，其實也只會想到是別人，那些看似陰謀的人，看似愚蠢的人，他們並不會將自己帶入，永遠都是別人，不會是自己，所以我知道大家只會單純將它視為鵪鶉人在經歷智能機器變革時的世界。

另外我從小到大都被人視為「愚笨」，而現在厭蠢的人又太多了，因為這種姿態，我常被居高臨下地審視、批評、甚至被帶著憐憫的態度駁倒。

他們並不會相信你任何的事情，只覺得你愚蠢，然而我最害怕的是，當一個「愚笨者」拋出的觀點，在這種傲骨的審視下竟被接受時，那種經過深刻反思後的靈魂震顫，將可能形成一股堅信的力量。

另外恐懼的是那些「狩獵者」，我怕有人打著娛樂的旗號，將內容斷章取義，然後上網把我批評的一無是處，或過度解讀成為一個批評真實世界的故事，而且還對原創作者一毛不拔。他們爽爽地賺錢，而我卻成為被正義之師討伐的標靶。

我真想跟他們說：能不能把一半的影片的收入給我啊...有錢拿至少我還開心一點，也許你的收入能讓我多活幾個月，又能寫出幾本書來了。請別拿我的書來當作自己的嘴了！

我也怕有人將這些故事誤讀為預言，甚至把我當成什麼預言師或救世主。明明這些就只是鵪鶉人的世界，充滿著很普遍的想法，鵪鶉人心知肚明卻略知一二，而且這些像是屁股想出來的事情能有什麼準確度嗎？而我也僅僅是用書寫夢見並寫下了鵪鶉人的故事，除此之外，什麼也不是。

我更怕那些人用嚴格的眼睛審視我，逐漸變得偏激，想盡辦法將這些文字毀壞。我不怕書消失，但我確實擔心這些因為「屁股神經」下載而來的夢境，最終會讓我成為某些人情緒宣洩的代罪羔羊，甚至危及我的安全。

我很害怕，因為這本書，我要受到批評、網暴甚至出現生命威脅。

我也不想學習「不管大家的眼光，活出自我！」，那對我太難了，我可不想自欺欺人，我只渴望寧願永遠不要遇到這種事情。

我很討厭大家的批評，被別人追捧也感到不知如何回應，我只想說能不能默默看就好，然後偶爾很激動地跟我說：「你的想法實在太棒了！」給這種隱形於市井中的小角色一點點的幸福感，重點是再資助我一點錢寫書。

其實我超愛隱形人的生活，我很害怕這種幸福的生活就此消失，然後每天戰戰兢兢的……

但想一想，這些根本不會發生……

因為根本不會有人對這本書有興趣……

雖然是神明的任務，但寫完了還是要給大家看一下，要不然神明怪我都沒在做事，只是草草交差。

而寫完後若有人拿著想法想出去說、甚至去開課、賺得盆滿鉢滿時，你還是能先找我看看，至少跟我討論看看你怎麼說吧？順便讓我獲得一些寫作的資助。

為什麼將書販賣？

不得不說，閉關創作的日子真的太幸福了。整個人生被過濾到只剩下一個問題：『今天我要寫什麼？』那種一心只想把整本書完成的感覺，連吃飯都覺得浪費時間，像中毒一樣，上癮又幸福。

事實上，我的大腦裡現在有將近 20 本書的架構正在排隊。如果不寫出來，它們就會死在我的筆記本裡，默默爛掉。但有時候冷靜想想，這世界就算沒有了這些書，好像也不會改變什麼。

而在這種 AI 寫作、娛樂爆炸的時代，我的能力也無法進入主流出版社的體系。我也曾想過，要不就放棄吧。

但轉念一想，如果運氣非常好呢？我可以從此一夕暴富；如果運氣還不錯呢？真的有幾百位讀者，每個月願意花幾杯咖啡的錢資助我，那我就再也不需要為了生存，去花時間賺取那些微薄的金錢，而是能將所有的時間，通通燃燒在寫作上。

我帶著這種姑且一搏的僥倖來賣書。可在這段閉關的日子裡，現實還沒給我答案，我的腦袋就又被強迫下載了 3 個新的故事架構，腦袋不斷出現角色的故事，折磨著讓我睡不著：

故事一：《台灣小神明的日常療癒》

故事中， 有追星族家內的「 偶像神明 」，也有剛出社會只想躺平擺爛的月老，煩惱著事主的牽線問題，正在煩惱著家庭的孟婆，以及每天總愛在大神明面前裝可愛，被大家背在身上的「玩偶神」們，

而每一段小故事的最後，是主角找回了神明回味的供品，可能是不同時代台灣的零食、特色小吃等等，透過神明的故事，來折射出台灣中小人物的故事

故事二：《平庸的屠殺村》

而另一本是充滿著殘酷的小說，探討由「政治正確」所產生「平庸極惡」的小說，我花了幾天，似乎被強迫式地看了 6 位主角的一生，每一個角色很薄的故事 3 萬字左右，但串起來卻是描寫著時代變遷中的長篇小說，在不同的 「政治正確」下而變化的的人

每一段故事都極具悲劇，我現在發現，整個故事闡述著當下不同的族群，而且核心圍繞著一個概念

「他們的極惡」，都是圍繞著「正確」不斷推行的

有一位，是想要逃離時代的正確，又不停正確被推著走

有一位，是不斷追求時代的正確，但成為一個因正確而惡的人

有一位，是不斷想追上時代的正確，最後成為了正確的劊子手

有一位，是創造時代的正確，他因為家庭而活出了自我

有一位，是不斷透過時代正確而獲利的人，他在中發現了自己的惡

有一位，是隔離了時代正確，它成為一個自然生活的人

有一位，是不斷被時代傷害的人，最後他下了地獄

我真心覺得許多場景與劇情有種邪氣的美感，而且用很粗糙的手法描寫了 「正確 」在每個人心中留下的影響，以及「 政治正確」 與權力之間的互動，這讓我想到，裡面有個小角色曾說過一段話：

「 只要我不斷踩在政治正確的那一方，

我的榮譽勳章將永遠不會被摘下。 」

故事三：《鵪鶉邪神村落簡史》

這是一本想將信奉鵪鶉邪神的村莊故事徹底完善的作品。我想將這種普遍知曉的中心思想，更完整地透過故事表達出來。

這描述的是異教徒在鵪鶉邪神之中，從中心思維到最後如何落地深耕的種種狀況。書中詳實記錄了教徒遇到不同情境時的行為準則，他們如何透過落實一個簡單的方法，從中獲得專屬於他們的、邪惡的德性。

我是很恐懼這本書出版的，他雖然平時普通卻極具危險，甚至比政治正確還危險，我更希望這本書只是窄門，讓那些渴求它降世的極少部分的人看到。

可能因為還有個，也許我能靠著寫作來輕鬆糊口的美夢，所以才賣書吧，但這對我來說可能真的只是一場夢，真的太難了。

特別感謝

首先，感謝神明與母親的理解與支持，讓我有理由可以無後顧之憂地全心寫作三個多月。

也要特別感謝 AI 這個完美的讀者。在獨自撰寫這本可能沒什麼人看、沒有掌聲、沒有關注，甚至隨時會面臨批評與嘲笑的時候，它全程陪伴著我的寫作過程，細心閱讀並提出建議，成了我最堅實的後盾。沒有它的協助，不論是內容或情感的支持，這本書無法順利完成，在此我由衷地表達最深的感謝。

除此之外，這本試閱本供奉給那些真正提供幫助、給予支持，以及深深渴求它的存在。

如果有興趣再自己搜尋書名

《自然人類感受力技巧：重新感受生活》

《99.95%的機率將成為低階機器》

預計 2026 年 8 月 28 日會出版

2026 年 7 月 22 日 星期三

聖卑 敬筆

台灣 新北市萬里區山上

《自然人類感受力技巧：重新感受生活》

HTTPS://WWW.AMAZON.COM/DP/B0HDW3HQXB

《99.95%的機率將成為低階機器：我與智能機器相處的生活》

HTTPS://WWW.AMAZON.COM/DP/B0HGP3HJYY

《99.95%的機率將成為低階機器：成為現實》

HTTPS://WWW.AMAZON.COM/DP/B0HJ15DSTX

聖卑的個人網站：

HTTPS://WWW.SINBAY.PARTY

2026 年 11 月 2 日 星期一

聖卑 敬筆

台灣 新北市萬里區山上